

# 福特訪日韓俄後的亞洲新形勢

朱少先

## 一 福特總統遠東之行的意義

福特 (Gerald Ford) 未經選舉出任美國總統僅僅百日，即率同國務卿辛辛吉 (Henry Kissinger) 等於十一月十七日離開華盛頓，作遠東之行，訪問日本、韓國及蘇俄，展開其外交的第一步。論當時美國國內情勢，正面臨着戰後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及經濟的不安，參院期中選舉共和黨又告挫敗，洛克斐勒 (Nelson A. Rockefeller) 副總統提名尚待國會通過；從國內政情言，總統應留在華府，處理急待解決的國內政務，不宜外訪。而且，其訪問對象國日本，當時田中政府因「金脈」事件，搖搖欲墜，隨時有辭職可能；同時左翼勢力囂張，且積極準備發動示威，企圖阻止福特來訪，形勢非常險惡。韓國方面，政局亦甚不安，要求修改「維新憲法」及恢復民主的反政府運動，正洶湧澎湃，亦非訪問適當時期。至於福特總統訪問蘇俄，與布里茲涅夫在海參崴會談，不僅在地理位置上會刺激毛共，引起毛共不快，影響「美毛和解」；在實質上，美俄限制核武器談判，一般認為亦非數小時會談能得到圓滿結果。因此，福特遠東之行，勸阻者有之，反對者有之。在此情況下，福特仍不顧自身安全與成敗，毅然依照預定計劃，訪問日、韓、俄三國，自有其特殊之原因與意義。特申述如下：

(一) 福特執政後第一件大事要克服通貨膨脹，力求經濟安定；但福特認為這個問題，不是美國一國的問題，必須經由國際協調合作，始能獲得緩和與解決。去年春天，季辛吉所倡導的「新大西洋憲章」的主要構想，希望由美國、歐洲共同市場各國及亞洲的日本，團結在一起，建立一個自由經濟體制，共同來發展世界經濟；但當時因日本及歐洲若干國家，尤其是法國，對

此未予熱烈支持，迄無進展。目前日本和法國乃至全世界都遭受到嚴重的經濟危機，均已體認到由國際協調合作來解決當前世界性經濟難題的重要性。日本是亞洲的主要工業國，其國民總生產 (G.N.P.) 僅次於美國及蘇俄，一九七三年美日兩國貿易總額已高達一百八十億美元，關係非常密切。因此在世界經濟危機中，美國必須爭取日本合作，共同來解決經濟難題，以獲得長期安定與繁榮。而且，美國深知日本是一個缺乏工業資源、能源及糧食國家，一切都需仰賴國外供應，若國外供應發生問題，日本經濟就會陷於危殆；所以，整個日本經濟，易受外來影響所左右。美國雖非日本工業原料主要供應國，但糧食進口，大半來自美國，石油供應也操諸美商各大公司之手；尤其在貿易方面對美國依賴性甚大，福特看清楚這個特點，首先要將日本團結在國際經濟集團內，作為共同解決世界經濟危機的起點。這是福特遠東之行將日本列為第一站的主要原因。

(二) 自從尼克森前總統發表「關島談話」，推行所謂「新亞洲政策」——「尼克森主義」後，無疑給予亞洲國家一項重大的打擊，到了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森又宣佈要訪問中國大陸，更使亞洲國家受到嚴重的衝擊，而且因此對美國發生疑懼與不信；在外交政策上，均有無所適從之感，結果出現了動搖與混亂。日本把尼克森上項宣佈稱為「尼克森震撼」，可見對日本的打擊與損害是何等強烈。日本田中政府搶先與毛共建交及韓國、菲律賓、泰國等亞洲國家在外交採取彈性政策，亦都是受了「尼克森新亞洲政策」的影響。福特就任總統之後，為了彌縫因「尼克森主義」對亞洲國家的創傷，恢復亞洲國家對美國的信心，選擇了訪問日、韓為其展開外交的第一步。顯示了新政府對亞洲的重視，重新確認亞洲太平洋區安全對世界安全的重要性；同時也表示美國未來在外交上沒有「重歐輕亞」打算，故此福特日韓

之行，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

(三)今年六月尼克森第二次莫斯科之行，有關限制戰略核武器談判，亦未進一步的具體協議。福特就任之後，於今年十月即派季辛吉國務卿訪問莫斯科，作試探性協商，因蘇俄領袖們表示歡迎福特總統訪俄，進行談判。福特才決定在訪問日本、韓國之後，在蘇俄遠東的海軍基地海參崴，與布里茲涅夫會談，謀求對「限制戰略核武器」及中東、塞島等問題的協議。

(四)福特接任總統，其任期不過兩年。一九七六年競選連任，是意料中事。福特在訪問遠東三國之前，已正式宣佈將於一九七六年決定競選。因此，這次福特外遊，其另一項重要目的，希望藉此訪問獲得若干成果，提高其國內外政治聲譽，為未來競選鋪路。

## 二 福特訪問日本的成果

日美兩國自一八五四年簽訂「修好條約」建立外交關係一百二十年來，美國現職總統訪問日本，福特尚為第一人，因此日本全國上下，對此均非常重視。尤其是田中政府，認為這是一項歷史大事件，雖然田中因「金脈」事件已搖搖欲墜，隨時有辭職可能，但仍不顧一切，於福特來訪一週前，閃電改組內閣，加強體制，藉圖戀棧，一面以新體制迎接國賓。

於一九六〇年日美簽訂安保新約時，在日本曾引起大規模反美、反政府運動，使當時岸信介內閣亦因此辭職，該時艾森豪總統原已決定訪問日本，因在野黨及左翼反對而中止。此次福特訪日，日本政局亦非常不安，尤其為了核子武器移入日本問題，反美情緒非常高昂，自十一月十二日起在東京即爆發了反美、反政府示威，高呼「打倒田中內閣」及「反對福特總統訪日」，情勢相當嚴重。政府當局，為保護福特總統安全，除由自民黨橋本幹事長分訪各在野政黨要求合作外，警視廳內設立「警備對策委員會」，並動員十萬名警察，展開史無前例的全面戒備。

當十一月十八日下午福特專機到達東京羽田機場時，因安全上顧慮，未舉行任何歡迎儀式，即改乘直昇機逕飛迎賓館休息，直到第二天——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始在迎賓館由日本天皇夫婦舉行正式歡迎儀式。該日下午及二十日上午，先後兩次與田中首相舉行會談，隨即發表聯合聲明，結束會

談。二十一日遊覽京都名勝，二十二日上午離日赴韓國訪問。

由於這次福特訪問日本主要目的，在彌縫因「尼克森震撼」所造成的日美兩國間的裂痕，恢復日本在美國全球性戰略中亞洲主要的伙伴地位，因此在日美會談中，處處表達了對日本謀求合作誠意。在日本方面，處此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及嚴重的國際經濟危機影響下，無論從主觀條件及客觀形勢，亦有與美國密切合作必要。而且田中當時甚盼能在日美會談中，獲得豐碩成果，以延續其政治生命，因此，日美東京高層會談，可說是相當圓滿的。

首先我們可以指出的，經此次東京會談後，不僅加強了兩國平等友好關係，今後對世界重大問題，將隨時協商，採取共同行動，不致再有第二次「尼克森震撼」出現。在兩國聯合聲明中，即有了下列各點明確表達：

「雙方重申站在政治、經濟關係利害相同的太平洋國家立場，在平等原則下，繼續發展緊密、互惠的友好關係。」（聲明第一項）

「兩國同意在聯合國崇高目的與原則下，基於日美安保條約的相互合作關係，盡本身力量，有效促進亞洲地區的和平與安定。」（聲明第二項）

「對於兩國間爭執點及兩國共同關心的緊急世界問題，基於友好及相互信賴精神，隨時協商解決。」（聲明第十項）

「確認增強兩國友好合作關係，是兩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礎，也是支持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安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聲明第十一項）

福特總統在日本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講，亦一再強調說：

「……美國與日本無論在經濟、政治、戰略各方面均有相互依存關係為極明顯之事實。美國是日本最好的友邦與供應者，日本是美國海外最大的貿易對象國。目前兩國貿易總額已是一九七〇年的兩倍，一九七四年將達二百億美元，美國對日投資也是全世界最大者，日本對美投資，亦有急速增加，已佔日本海外投資的五分之一。訪問美國的日本人，一九六六年僅五萬人，但一九七四年已增至七十萬餘人；美國人訪日本者去年也增至三十五萬人，佔了外國人訪日的半數。……」

「我們不僅是可以信賴的同盟國，也是最可靠的貿易伙伴。今後也是貴國必要商品的供應者。即使有不足時，我們也要作必要的特別考慮

……」

在日美會談中，據說福特已將在海參崴與布里茲涅夫討論的內容，事前告知了日本，季辛吉從北平回來，也將美俄、美毛會談結果，對日本作了簡報，這些都說明了美國在政治外交上，對日本已完全作了讓步，以取得日本對美國信任，重建兩國新關係。

其次，在經濟、資源方面，兩國在會談中也有重大原則性協議。尤其是以石油為中心的能源問題，日本對美國「消費國團結」、「與產油國協調」的立場，已表示了支持。這似乎也是美國用在政治外交上的讓步，來換取日本在國際經濟上的合作與支持的交換性讓步。在聯合聲明第五項中說：

「鑑於所有國家間相互依存關係的加深及國際經濟的困難，加強國際經濟合作，愈見重要。日美兩國，為了解決主要經濟問題，對兩國的人力、物力認為有靈活運用的必要。」

「建立開放、調和的世界經濟體制，是促進國際和平與繁榮不可或缺的條件，也是日美兩國基本目標。為了達成此項目標，今後除了發展兩國間密切的經濟貿易關係同時，透過降低關稅及削除其他貿易障害談判，確保繼續擴大世界貿易，創設安定、均衡的國際金融秩序。……」

在聲明第六項中又說：

「兩國認為對世界資源的有效而且合理的利用與分配極為必要。……雙方重視消費國間的合作，並與生產國進行協調，謀求調和關係。

「……兩國對世界糧食問題的緊急性及由國際合作確保糧食安定供應的必要性，極為重視。應由多數國家共同努力，加強對開發中國家農業援助，改善農產品供應狀況及建立糧食儲備制度。兩國並考慮由糧食生產國與消費國間共同合作，謀求解決糧食不足之方策。」

對於共產國家的關係，除了在擴大兩國相互依存關係及協調處理所面臨的各項問題前提下，繼續透過與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進行談判、交流以緩和緊張情勢外，並努力促進對先進工業民主主義國家間的協調合作。對亞洲安全極關重要的韓國與中華民國問題，雖然聯合聲明未提及隻字，但田中在與福特會談中，福特曾強調韓國是亞洲安定的重要因素，田中除表示完全同意外，對中華民國問題，田中曾強調與我實務關係繼續存在之事實，足證雙方對

福特訪日韓俄後的亞洲新形勢

中韓立場已獲得一致的看法。

此外關於日本人民最敏感、最關心的核子問題及拉洛克(Robert Larocque)證言中核武器移入日本問題，雙方均避免直接接觸，僅在聯合聲明第三項中，約略提到防止核子擴散、管理核軍備及核子傘保護等原則性問題。

另一重要成果，為福特總統邀請日本天皇於一九七五年訪美。

### 三 福特的韓國訪問

一向堅決反共的大韓民國，進入一九七〇年代，因為受了國際姑息主義浪潮的衝擊，在對內外政策上，發生了搖擺現象；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南北韓雙方即在同年七月四日發表「共同聲明」，舉行所謂「統一和談」。韓國政府此一措施，曾使整個社會發生動盪不安。朴正熙為安定社會，曾在該年十二月頒佈戒嚴令，停止政黨活動，及部份憲法效力，準備修改憲法，加強政府體制及總統權力，以應付對北韓談判。

雖然「維新憲法」在一九七二年底通過，朴正熙亦順利當選總統，但南北談判，毫無進展，引起國民對政府措置的不滿。及至一九七三年八月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金大中被綁事件發生後，國內反政府勢力乘機抬頭，要求政府修改憲法及恢復民主制度；示威遊行，相繼發生，情形非常嚴重。今年初，政府頒佈「總統特別措置令」，對反政府運動，實施鎮壓，此舉不僅引起國內各界反感，國際輿論亦多所指責。美國國會亦不斷對朴正熙政府加以批評，今年七、八月間，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更提出了削減對韓軍事援助案。對韓國現政府施展壓力。

福特就任總統之後，對韓國情勢，頗多憂慮，但經深入探討，認為朴正熙政府不失為有能政府，此次遠東之行，若不到漢城訪問，不僅鼓勵了北韓侵略野心及增加了在野政黨、反政府勢力的氣焰，且將影響朴正熙政府本身的安定性。因此，福特總統在漢城雖僅僅停留二十三小時，但其意義及影響力，極為深遠。

在此背景下，福特總統的訪韓，無疑受到朴正熙政府超熱烈的歡迎。從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黎明開始，韓國政府即發動了以中、小學生為中心的漢

城市民二百萬人，自金浦機場到青瓦台總統官邸，沿途盡是手執星條旗的歡迎羣衆，在市區大廈與大廈間，飄揚着七彩紙帶與紙片，五彩繽紛，盛極一時，難怪福特總統表示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所受到的盛大歡迎場面，較之自羽田機場坐直昇機到迎賓館及在日本出門時用防彈車相較，自有天壤之別。

福特與朴正熙會談，第一次是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十五分開始，在總統官邸舉行，前後兩小時半，會談結束，立即發表共同聲明，其主要內容，包括下列八項：

(一)兩國總統重申兩國間友好與合作關係的重要性，並同意對包括安全保障問題的相互利益問題的密切合作及舉行定期協議。

(二)福特總統表示美國站在太平洋國家立場，對太平洋地區有重大關心。爲了保障該地區和平與安全，繼續盡最大努力。朴總統對美國政策表示理解與全面支持。

(三)朴總統表示爲了緩和朝鮮半島緊張情勢及確立和平並達成統一，繼續努力與北韓談判。福特總統對此表示支持。

(四)兩國總統認爲聯合國大會過去二十餘年來爲維持朝鮮半島和平安全保障體制所作努力極爲重要，希望應在此基礎上，繼續討論朝鮮問題。

(五)朴總統就朝鮮半島情勢，作詳細說明，最近發現非武裝地區建築地壕，更顯示北韓的敵對威脅行動。

(六)兩國總統對韓軍及駐韓美軍應維持對抗侵略高度能力的意見完全一致。福特總統表示，美國爲擊退對韓國的武裝侵略，保證給予迅速、有效支援。同時，福特總統確約美國不削減現在駐韓美軍部隊。

(七)兩國總統曾檢討了韓國軍近代化計劃進展狀況，認爲此項計劃，對韓國安全及朝鮮半島和平，極爲重要。美國對韓國發展防衛產業，將繼續作適當支援。

(八)福特總統邀請朴總統於適當時期訪問美國，朴總統欣然接受。

綜合以上共同聲明內容，雖未發現福特總統此次訪韓，對韓國有任何新的承諾，但至少可以看出福特新總統已明確的表明了支持朴正熙現政府的立場，而且繼續維持目前在韓的三萬八千名美軍，不再撤退；對韓國軍近代化發展防衛產業，亦將全力支持。因此，對朴正熙政府的安定，有極大助益。會談結束後，金鍾泌總理在十四位主要韓國報社、廣播、電視、通訊社負責

人招待會中，曾表示了福特總統親自訪韓結果，對韓國已有了深切了解。對朴正熙總統正確有效的領導亦表示尊敬。福特認爲韓國需要一個建設性的、安定的政府，因此他返美之後，將對國會作正確的評價，繼續支持現政府。

關於反政府勢力所要求修憲、恢復民主體制問題及國外對朴正熙政府批評所謂「壓制人權」問題，據參與會談的美國副助理國務卿哈比表示，會談中曾涉及此一問題，但此爲韓國內政問題，會談內容未予透露。但一般相信，美方必會勸導朴正熙總統緩和此項情勢。預料朴正熙政府今後在內政政策上，將採取較溫和態度，例如大赦政治犯等行動，不久可能出現。

#### 四 美俄會談的結果

美國總統福特與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美俄高層會談，是十一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兩天，在中蘇邊境海參崴郊外舉行。

這次美俄會談的焦點是協調「限制戰略核武器(SALT)問題。以一位缺少外交經驗的新總統，而能於短短十數小時的會談，竟獲得了相當具體的成果，難怪他於會談結束後宣稱：「這是二次大戰後的重大成就」。白宮新聞官納遜也說這是「尼克森總統化了五年未能解決的難題，福特總統三個月就解決了」。納遜談話雖然未免誇大，但美俄和解關係確已邁進了一步。

但究竟美國獲得了多少成就，我們先從兩國「共同聲明」和有關「SALT聲明」兩項文件，加以分析。爲了節省篇幅，先將兩項聲明要點列舉如下：

(一)關於美俄會談共同聲明部份要點：

(1)雙方確認緩和國際緊張情勢及和平共存的重要性，兩國基於既訂各項協定，站在和平共存及平等安全保障立場，再建兩國關係，並嚴格執行相互義務，不讓關係逆轉。

(2)確認美俄兩國就防止核戰爭、限制戰略武器獲得協議是和平的保障。

(3)強調努力防止核子擴散的重要性。

(4)歐洲安全保障會議，由於最近高層會議結果，認爲已屬可能。

(5)雙方對中東地區情勢，主張基於聯合國三三八號決議，尊重此地區

一切國家生存權利。為促進解決該地區永久和平，努力早日達成日內瓦會議的召開。

(6) 擴大兩國互惠關係，推進包括大規模計劃的貿易、經濟合作。

(二) 關於限制戰略核武器聲明部份要點：

關於限制攻擊性戰略核武器的新協定，同意依照下列五項原則，繼續進行。

(1)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所簽訂之過渡協定，至一九七七年十月新協定成立時有效。其有關條款，歸併於新協定中。

(2) 新協定有效期間自一九七七年十月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 基於平等與安全相同的原則，新協定將包括下列兩項原則：①雙方戰略發射體系，將商定某一定總額。②雙方對裝有個別誘導複數核彈頭(MIRV)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及潛艇飛彈(SLBM)，將商定某一定之總額。

(4) 新協定將規定在一九八〇——八一年間，舉行新談判，討論一九八五年以後限制及裁減戰略核武器的可能性問題。

(5) 為草擬包括上述各點之新協定，兩國代表團定一九七五年一月在日內瓦舉行會議。

根據以上兩項文件，我們可以看出蘇俄確已作了若干讓步，也就是說對美國相當有利。

第一、蘇俄同意了攻擊核武器的總量，包括了陸上基地發射的ICBM及水中潛艇發射的SLBM。依照會談後美俄雙方交換的文件，戰略核武器發射體系限制於二四〇〇基，而且內容可由兩國自由組合。到一九七四年底，美國發射體系總數計ICBM一〇五四、SLBM六五六、轟炸機四三七，合計二一四七。蘇俄ICBM一五七五、SLBM七二〇、轟炸機一四〇，合計二四三五。如果總額限制在二四〇〇，美國尚有發展餘地，而蘇俄則再無法增加。

第二、過去蘇俄一直主張攻擊核武器應包括美國在歐洲前進基地裝有戰術核武器飛機在內，但此次會談中，蘇俄已放棄此一主張。

第三、新協定將於明年一月草擬，一九七七年十月生效，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而且規定，至遲在一九八〇——八一年間開始另商一

九八五年以後的新協定；至少自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內，美蘇和解關係，有一個長期安定的時期。

雖然在戰略核武器在總額限制上有了二四〇〇基的明確規定，但對於MIRV(個別誘導複數核彈頭，即多彈頭)並無明確規定，因此也留下了未來擴軍的惡果。據說此次美俄會談中，雙方同意MIRV飛彈限定各為一二〇基，較今年六月尼克森所提出數字增加了二倍。雙方今後勢將在MIRV(特別是每一枚MIRV上所附的核彈頭數)飛彈上競爭。

## 五 福特訪日韓俄後的亞洲新形勢

尼克森一九六八年出任美國總統以後，由於推行所謂「新亞洲政策」，使整個亞洲局勢，形成了動盪不安，尤其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與毛共會談以後，更助長了姑息毛共的氣氛，接踵而來的毛共混入聯合國，日本、馬來西亞先後與毛共建交，韓國的推進南北韓統一談判，菲律賓、泰國在外交上的搖擺，亞太理事會的無形停頓等等，使整個亞洲反共團結，完全破壞無遺。

今(一九七四)年八月尼克森因水門事件被逼辭去美國總統，由福特副總統接任總統職務；而且上任僅僅一百天，即決定了訪問日本、韓國及蘇俄；在美國國內政治、經濟情勢相當複雜狀況下，毅然作遠東之行，而且以日韓為訪問第一站，作為亞洲國家之一的中華民國，自然對此特別加以重視。

綜合此次福特遠東之行結果，筆者認為對未來亞洲形勢，必有深遠影響。首先值得指出的，由於福特訪問日本與韓國，並且在日美、韓美會談中，均分別強調了兩國對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性，顯示美國對日韓兩國的重視，而且明確的表示了日韓兩國仍是美國全球性戰略中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重要環節。雖然福特總統未訪問中華民國，但從田中對福特說明日本與我們繼續維持實務關係及美國一再聲明維持對我關係各點觀察，顯示在東北亞中日韓三國，都在美國亞洲防衛體系之內。也說明了福特總統未來對亞洲政策，較尼克森時代明朗與堅決。易言之，過去中、日、韓、美四國在東北亞的防衛關係，透過美國與各國的雙邊條約，已再予確認。

關係的過程，繼續不斷，將不致於逆轉。在最近美俄聯合公報裏，「過程不致於逆轉」云云，已經多次地被採用。

對於福特與布里茲涅夫而言，海參崴協議不失為其個人的外交成功。福特就職未久，第一次出國訪問，從事於高峯會議的活動，又正當其所領導的共和黨，在期中選舉新敗以後，亟須有所收穫，以示國人。海參崴協議不僅提高了他的威望，抑且大有助於其一九七六年的競選連任的希望。傳聞布里茲涅夫即將退休，他想以兩項高峯會議，來結束其政治生活：一是芬蘭京城的多邊高峯會議，簽署歐洲安全合作條約；一是華盛頓的雙邊高峯會議，簽署美俄間的限制戰略武器的新協定。十二月上旬布里茲涅夫的訪問法國，與海參崴協議，都是上述兩項高峯會議的準備步驟。

很明顯地，海參崴協議決不是裁減核子軍備的前奏。它不過只是限制了超乎最高額以上的軍備競賽。戰略發射體系與多彈頭飛彈的兩項總額，都失之過高。在這種偏高的總額之下，兩國儘可以從事於其改進武器素質的各種發展。譬如美國可以執行其建造三叉戟潛艇與B一型轟炸機的兩項計劃；蘇俄可以改裝其三百餘枚的單彈頭SS九型飛彈，為八彈頭SS十八型飛彈。兩國軍事當局之滿意於海參崴協議，當是無可置疑的。

可想像地，明年一月開始的日內瓦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將是一場「極為困難」（季辛吉語）的磋商。其最艱苦的問題，是如何證實上述總額之未被超過，而為蘇俄所嚴格遵守。蘇俄既然一貫地反對「就地視察」制度，某一特定的飛彈，是否裝配着多彈頭體系，又如何予以判明。美俄兩國想在半年以內，完成一項沒有漏洞的新協定，換言之，完成一項上議院可作批准同意的協定，而趕在明年夏季布里茲涅夫赴美舉行高峯會議時，在華盛頓予以簽署，似乎是大樂觀的展望。

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呂律著

蘇俄經濟研究

實售新台幣二百元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

美俄限制戰略武器的新協議

——上接第39頁——

其次再看日本情況，一九七二年七月田中角榮接任日本首相後，因受尼克森訪問中共影響，竟搶先美國於同年九月與毛共建交，田中急於與毛共建交原因，對內希望藉此討好左翼，拉攏財界，鞏固政權；對外旨在擺脫美國在外交上羈絆，推進所謂「自主獨立」路線。但結果兩年餘來，不僅未獲得預期效果，反而使日本在內政、外交上困難重重。尤其是去年石油危機之後，暴露了日本經濟上弱點，在世界性經濟危機中，日本實難擺脫美國而真正獨立自主。經此次福特訪日後，兩國關係，基於雙方相互需要，已回復了原有的密切關係。特別是三木執政、宮澤出任外相後，日本對外政策，勢將仍配合美國政策進行。對亞洲反共前途，應屬有利。

在韓國方面，經此次福特訪韓後，朴正熙政府將趨穩定，在美國婉勸下來所受的慘痛教訓，已認清了共黨本質，今後似亦不致再蹈覆轍。

基於日韓兩國對內對外政策因福特訪問，可能有所修正，無疑有助對亞洲局勢的安定與反共團結的再建。

再次看美俄會談結果，因「美俄和解」局面的再確立及「限制戰略核武器」有突破性協議，有助世界緊張局勢的緩和，至少在一九八五年之前，「美蘇和平共存」已獲得了暫時的穩定。由於美俄兩超級大國之間逐漸趨於「和解」，其他一切紛爭，也將不足於成爲舉世大患，對亞洲局勢，無疑也發生了穩定作用。朝鮮半島、中南半島等地區的大規模戰爭，將極難有發生可能。

此外，這次美俄海參崴會談中，美國同意蘇俄發展MIRV飛彈，無疑對毛共是一項重大衝擊。而且蘇俄對毛共的核子基本戰略，爲確保第一擊能力。毛共核子力量，原非蘇俄對手，蘇俄如再在MIRV方面繼續發展，隨時可燬滅毛共。因此，毛共對美俄海參崴會談，自然表示「不快」與「不滿」。從季辛吉此次北平之行僅能與鄧小平、喬冠華會晤（周恩來僅在病院中作短暫談話，毛澤東始終未予接見），表明毛共對季氏的冷落。

在美俄目前「和解」已邁入新階段的狀況下，即使福特明年訪問毛共，預料不會出現「美毛關係正常化」的突破局面。雖然如此，毛共爲了對抗蘇俄壓力，仍將繼續拉攏美國，以求得美、毛、俄關係的平衡。